

妈妈，您从未走远

□张成丽

“你入学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；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……啊！这个人就是妈，这个人给了我生命，给我一个家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熟悉的歌曲，我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心不由得飞回那个让我永远难忘的日子——1998年元旦。那一天，是妈妈去世的日子。

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家中熟睡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铁山中学的校长和副校长。我的心不禁一沉，忙问“怎么了？”“你妈妈病了，回去看看吧……”他们轻轻地说。瞬时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一路忐忑不安地回了铁山中学父母的家。家里已经围了不少人，妈妈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像睡着了一样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天突然塌了，扑跪到妈妈身旁，嚎啕大哭，肝肠寸断。然而，慈爱的妈妈却再也不能看一眼她疼爱的女儿了。

那年，妈妈55岁，刚刚办了退休，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悠闲生活，就离开了她操劳一生的家，离开她最爱的孩子，一去就是永远。

妈妈的葬礼是在我们老家刘梅家庄办的。她在村里教了一辈子书，村里从上到下不同年龄段的人，多半都是妈妈的学生。妈妈为人善良，古道热肠，所以出殡那天来了很多人：自己村里的自不必说，在外地上学、工作的人，听说了以后，也有不少赶回来的。他们来送

自己爱戴的老师最后一程。看着长长的送葬队伍，我痛苦的心里有了一丝安慰：一个人走了，能有这么多人悼念和怀想，也算是积德有福了。

妈妈虽然离我们而去，但和我们一起的点点滴滴，却成了我永远的回。还记得小学一年级，我也像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成了妈妈班上的一名学生。在学校，作为老师的妈妈，对我的要求多了一份严格和苛刻；在家里，妈妈却对我的教育多了一份慈爱和关切。

妈妈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，越善良就越幸福；一直叮嘱我们姐弟五个要团结友爱，互帮互助。

还记得，经常会有村里人怒气冲冲地领着自己管不了的孩子到我家，向妈妈求助。妈妈语重心长、和风细雨般的教育，总会让处在叛逆期的孩子心服口服，最后孩子的父母也总会感激不尽地领着孩子回家。

还记得，晚上妈妈在煤油灯下认真批改作业的情景。她的脸庞在灯光下显得那么慈祥，让我想起了那首歌——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这是多么伟大的形象啊！于是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：长大后我也要像妈妈一样，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”，长大后我真的像妈妈一样成了一名教师。如今，已

为人母、为人师的我，也理解了当年妈妈的执著和快乐：看着学校的孩子在自己的培养下健康地成长，心里哪能不高兴呢！

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，可是我这做女儿的，还没来得及回报妈妈的恩情，她就离开我了。每念至此，我就感到万般无奈和痛苦……

弹指一挥间，二十多年过去了。这些年，我也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有许多的欢乐想和妈妈分享，也有无尽的痛苦想和妈妈倾诉。可是，时光无情地带走了一切，让我留在世间的身影显得那么无助和孤单。“天之大，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。”世间的母亲千千万，爱我的妈妈只有一个。在这恒大的大世间，妈妈是女儿心中的唯一。

“妈妈，月光之下，静静的我想你了”，歌声带着我的思念穿越千重山，却再也难以寻觅到那慈爱的容颜，“想见音容空有泪，欲聆教诲杳无声”。但我一直相信，妈妈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她融入了苍茫的大地，飞到了辽远的苍穹，从山到海之间，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：妈妈是一缕温暖的阳光，照耀在我们身上；妈妈是一阵不寒的杨柳风，轻抚着我们的脸庞；妈妈是一场无声的细雨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……

妈妈，我们知道，您依然在天堂默默地守护着儿女，从未走远，正如孩子们对您的爱，也将到永远！

大美铁山组诗 (一)

□杨义民

五绝·春游山里

春来九上沟，樱雪掩山丘。
亦幻桃源里，仙花插满头。

五绝·摘樱桃

翠绿轻烟麓，微风绛树岚。
绯红珠点缀，攀摘口余甘。

七绝·上沟

垒石篱墙老树道，
土坯青瓦会知谋。
岛城工委披荆路，
山里农家决计筹。

注：1945年春，进驻杨家山里的青岛工委在上沟村召开了学习贯彻《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》会议，并提出了“三点”工作要求，为解放青岛打下坚实基础。

七绝·后石沟

库水朝来映彩霞，
村姑烧饭划枝丫。
宝书四卷农人爱，
山舍盛开理论花。

注：上世纪70年代，后石沟村自发掀起学“毛选”热潮，其中妇女做饭时利用烧火棍在地上写字背书的报道引起较大反响，并出版了《山沟盛开理论花》一书。

七律·东南崖

山里开荣野菊黄，
展厅绿绕送清凉。
老夫忆史豪情抒，
少俊擎旗意气昂。
赋笔作词呈礼赞，
挥毫横匾寄流芳。
歌吟抗战欢声震，
共建家园筑梦强。

注：9月3日，在东南崖《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》举行的抗战胜利75周年纪念活动上，我向“基地”敬献了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原胶南市文化局长、文联主席胡敬斌先生书写我的《沁园春·乡愁》词匾，特吟诗记之。

七绝·乡念

夏雨连绵不尽思，
望乡犹念麦收时。
常牵祖辈犁田影，
还记娘亲送饭姿。

注：仄起首句押韵。

国庆带娃旅游记

□孙宗军

今年国庆恰逢中秋佳节，双节同庆，难得重叠。山河无恙家国梦圆，值得庆贺一番。于是，趁着八天的悠闲好时光，我拖着爱折腾的娃娃们，杀向了红色革命老区——沂水，走出家门重启假日狂欢模式。

一路青山绿水，拂提杨柳摇曳着身姿，尽显沂蒙山区惹人秋色；红彤彤的苹果、黄澄澄的柿子点缀在远山，掩映在山峦起伏的多彩画卷里。不知不觉中，车子进入了诞生地下溶洞奇观的龙岗山。

游人没有想象得多。抬眼望去，龙翔阁从硕大的柿子树里探出头来，朱檐碧廊，虎跃龙腾。坐上沂蒙人民独创的管轨电动滑道车，我们飞驰在山间峭壁，领略远眺的舒畅，体会近处的真实。很快我们就到达山顶，那是大峡谷的入口。瀑布从不高处分层落下，水珠四溅，有小家碧玉之美，提醒着游客们瀑布遮掩下的大峡谷的入口，那里才别有

洞天。

入口处有点狭窄，触手可及湿润的岩壁，到处是凹凸不平的密集。刚要抱怨期望中的落差，几米外响起了一片赞叹声。寻声望去，只见上方岩石或杨柳婀娜，或虎背熊腰，空间组合极尽写意，在五颜六色的射灯的点缀下，流光溢彩，妄想嚼文嚼字精准描述一下那整体效果，竟江郎才尽。

洞里温度大约十几度的样子，阴凉透彻。一路躬身亲近着岩壁，感受自然的抚触。石灰岩跟水发生的姻缘，孕育了喀斯特地貌的万象奇观，哪怕是天赋异禀的印象派大师石破天惊的灵感迸发也不能媲美。

行路借势而建，大多一米左右，宽的地方有两米。有小拱涵洞架过，亦有凿平的石灰岩小路，还有摇摇晃晃的浮桥。娃娃踉踉跄跄差点落水，给这自然仙境平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欢笑。最为震撼的是千米地下暗河的漂流。从

山顶积聚的水流慢慢形成地下暗河，这个过程据说有一两亿年。河水自上而下涌动，载着我和娃娃们顺流而下。小船正好卡在岩壁中间，回环碰撞荡起朵朵冰凉的水花，激起阵阵惊呼。

娃娃走几步跑几步，乌溜溜的眼珠转个不停，没有言语；大娃娃偶尔赞叹一声，也不再表达。只有我，一路喋声。所谓徜徉山水，不过是对自然的臣服，汲取自然之精华，天地之灵气而已。在洞口附近，大坛大坛的洞藏酒堆积如山。尽管不擅饮酒，我仍鬼使神差地买了几瓶，心有戚戚焉。

地下溶洞壮观不失灵秀，历经亿万年的山水交融，揭开面纱，展示给世人叹为观止的惊艳，造就了沂蒙精神浑然天成的底蕴。恍然间，走出沂水，朴实的沂水人手捧“煎饼卷大葱”和“沂蒙小炒鸡”，别样诠释着“山高水长，人杰地灵”的至高境界，如此美食齿颊留香，回味无穷。

镜中窥蜗

□胡清宁

古人云，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。情性之理，甚微而玄。须视其所以，察其所安，观其所由，方知居止之行。

此夏多雨，吾幸捕两蜗，一长一幼，养于盒中，日日全神贯注，以镜观之，见长蜗壳尖，褐肤，性稳行迟，泰然自若；幼蜗壳鼓肤黄，好怯行速，每闻声，必速缩至壳中，射黏液于外，半晌不出，仅探出一眼，悬空窥视。

一日，吾自园中采食喂蜗。幼蜗闻

声，忽射黏液于吾掌中，又射于其食，食毁。长蜗见状，缓行至幼蜗旁，不料，幼蜗竟如惊弓之鸟，喷其液于长蜗，液呈橙黄！待吾清理蜗盒，见一可怖之象——幼蜗体卷在地，黏液随处可见，其目中仍现怯恐之情，腹脏不知所踪，卒前，其体仍竭力收于壳中。呜呼！吾心甚痛，将其埋于土中。

吾与舍妹，亦是如此。吾幼时，总觉得厕中有妖，冀捉吾作奴，故每每怯于

如厕，害病七日。舍妹怯于洁室器，每见其动必满屋乱蹿，总觉其欲食已足，头撞桌角起一大包，三日方愈。细思，吾与舍妹，不与幼蜗欤？观蜗之行，思己之过。杯弓蛇影、未战先怯者，必一事无成矣！

此夏多雨，吾幸得两蜗，养于一盒，日日以镜窥之。时隔数日，长蜗安然无恙，幼蜗溘然而逝。吾以镜窥蜗，亦窥得失，不胜唏嘘。